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夫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

疏

大司空

釋曰司徒既欲佐王安擾邦國故先須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注土地至地圖。釋曰案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案職方亦云掌天下之圖注直云如今司空輿地圖不云郡國者彼以司馬主九畿并夷狄而言故不得云郡國此經云主人民之數則唯據九州之中郡國在九州之內故此注云郡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名物

周禮編也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千里曰畿。疆

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懽穿地為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稷后

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疏

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壤維癸反。別彼列反。下同。邦國

而辨至其野。○釋曰云辨其邦國者。謂分別畿外諸侯邦國

多鄙之數者。謂分別畿內三等采地之數。謂若王城面有五百

十都鄙之數也。云制其畿疆者。王畿內千里。中置王城。面有五百

里。其邦國都鄙亦皆有畿界也。云而溝封之者。謂於疆界之

上設溝。溝為封樹。以為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壇者。謂於中

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

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圻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

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為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王

猶界也。春秋

疏

其畝國佐對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云。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彼云先王疆理天下。又云吾子

疆理諸侯。此云吾子疆理天下。不同者。鄭以義言之。非傳之

正文也。云溝穿地為阻固也者。謂穿地為深溝。即是阻固也。

云封起土界也者。穿溝出上於岸。即皆為封。封即起土界也。

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摠

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

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

故號稷。稷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

食名。為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云壇

壇與壇。圻也者。經直云壇。壇即圻。圻不云壇。以壇在壇之四

面。為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

南面於北。墉下。鄭注云。北墉。社內北墉。彼社雖無室。壇外四

面有壁。壁外乃有壇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壇者。彼官卑

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云田主田神后土

田正之所依也者。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為之。故

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

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為神農。則無后土及田土之神

直以神農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

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一也。又引詩人謂之

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籥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者是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栢栗也。云若以松為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為社。假設而言耳。云以別方面者。但四方宜木。而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為社。以別餘之方面耳。以上會之澶。辨五地之物。

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一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

民豐肉而庠。會計也。以上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

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園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肥也。羸物。虎豹。貔。貉之屬。淺毛者。叢物。葦之屬。豐。猶厚也。庠。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為性。鄭月農云。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為糞字之誤也。蓮莢之實。有繫韜。會古外反。注同。阜音阜。本或作阜。注同。鱗。劉本作鱗。音鱗。津如字。一本作濇。音同。覈音核。專徒光反。注同。鱗。劉本作鱗。音鱗。長如字。下注長於土。圭同。介音界。莢古協反。皙音錫。白色也。羸。力果反。叢才東反。肉如字。劉而樹反。庠音婢。貂音彫。獮吐官反。貉胡洛反。依字作獮。緝音辱。一音如勇反。圜音圓。又徒九反。懼其俱反。又作懼。音稍與考工記。燿後音同。貌音毗。一音房私反。獮勅宜反。荏音九。葦于鬼反。柞于洛反。致直記反。藁古疏。以土至而庠。釋曰。毛反。劉古到反。莢音儉。韜吐刀反。疏云會計也。以土地計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於五地。故須說五地所生不同也。故云以土會之法也。云辨五地之物生者。但天之所覆地之

會所出貢稅之法。貢稅出於五地。故須說五地所生不同也。故云以土會之法也。云辨五地之物生者。但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地有五等所生無過動植及民耳故云辨五地之物生
上經云十等此云五地不同者上經細別而言則十等以類
相并而言故五等其實一也一日山林者此五地以高下相
對故一曰山林山林高之極者二曰川澤川澤下之極者故
以為對也又五地之內以民之資生取於動植之物故先言
動植後言民也山林之中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
民毛而方此五地人物之等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民之
所生皆因地氣所感不同故使形類有異也○注會計至藥
輅○釋曰案宰夫職云歲計日會故云會計也鄭知以土計
貢稅之法者以五地中而云會計者唯有貢稅之法故鄭云
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云毛物貂狐貉貉之屬者
依爾雅而言耳案爾雅云狸狐貉貉同文此云貉狐貉不言狸
者鄭君所讀爾雅者為貉不為狸也言之屬者山林之中毛
者甚衆故以之屬摠之也言縛毛者謂毛之細縛者也云鱗
物魚龍之屬者案月令春云其蟲鱗魚無足故不言魚者有足
曰蟲無足曰豕經云其蟲鱗魚無足故不言魚其實魚入鱗
內可知也此經云川澤宜鱗物鱗物以魚為主有魚龍有蛇
可知故不言蛇也云津潤也者以其民居澤近水故有津潤
但入水見日則黑故民黑津也云羽物翟雉之屬者案禹貢
徐州貢羽畎夏翟則翟雉也以雉乃羽中之貴物故上陵所

宜羽物者是翟雉也云核物李梅之屬者鄭以丘陵阪險宜
棗杏及李梅等目驗可知故云李梅之屬中有棗杏也云專
園也者此丘陵地氣使之然也云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
者此陸生謂陸地生子及生詒即入水而居故云水居陸生
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龜鼈注云龜鼈之生於水者亦
謂生居在水中非謂初生在水彼生與此鄭云陸生之生義
異也又云莢物薺荑王棘即士喪禮云王棘若擇棘者是也棘
誤云阜當言薺也王棘即士喪禮云王棘若擇棘者是也棘
雖無莢蓋樹之枝葉與薺荑相類故并言之也云哲白也者
此民居於墳術地氣宜白又見詩云楊且之哲哲為白可知
也云瘠臞也者案爾雅釋言云瘠臞瘠也注云齊人謂瘠瘦
為臞則臞為瘦小之貌故鄭云瘠也云羸物虎豹羆之屬
者考工記梓人職說大獸而云厚脣食日出目短耳大胃燿
後若是者謂之羸屬又爾雅有虎有豹故知羸物有虎豹也
但爾雅及諸經不見有羸曲禮云載羆羆此鄭云羆羆即
羆也云淺毛者若以淺毛言之則入羸蟲中故月令中央土
其蟲羸鄭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若據有毛言之即為毛蟲故
白虎入西方毛蟲之長也云叢物萑葦之屬者詩云萑葦淠
淠是二者各以類聚也杜子春讀生為牲牲亦訓為生義既
不殊故後鄭不破之也鄭司農云植物萑葦之屬生之屬先鄭對動

非植生為號也。阜物，柞栗之屬者，柞實之皮得染阜，故引今世猶謂柞實為阜。斗為證，其粟雖不得染阜，其皮亦阜斗之類。故與柞同為阜物也。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者。先鄭以物色上解之，後鄭不從者，以其上下云動植者皆不以色上為各先。鄭獨此一者，取義於植物，義無所取，直是字膏當為橐者。經云膏是脂膏之膏，於植物義無所取，直是字誤。故破從橐也。云蓮芡之實，有橐者，以其是川澤所生，故知是蓮芡之實。皆有外皮，橐者，其實者也。案大司樂一變而致川澤之元，先言川澤，後云山林者，彼取神之易，致為先，故先言川澤。此取尊卑高下相對，故先言山林也。又彼云五變而致土元，注云土祇原隰及平地，此中因此五物者，民不見平地者，亦原隰中可以兼之也。

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

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越。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

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慎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懈。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謂九儀。○爭爭鬪之爭。疏因此。功。釋曰。上經云五地之物生。動植及民生處不同。是其常法。今此十二教亦因民之所常生之處施之。故云因此五物者之常而施十二教也。云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者。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

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日以祀禮教敬死者尚
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
謂鄉飲酒之禮酒入人身散隨支體與陽主分散相似故號
鄉射飲酒為陽禮也鄉飲酒即黨正飲酒之類是也黨正飲
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為禮則無爭故
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者以陰禮謂昏姻之禮不可顯露故曰陰禮也男女本是異
姓冤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使之親已是昏禮相
親之義昏姻及時則男女無有怨曠故云以陰禮教親則民
不怨也。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自一日至三日已
上皆有揖讓周旋升降之禮此樂亦云禮也凡人乖離皆由不
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
不和樂主和同民心故民不乖也。六曰以儀辨等則民不
越者儀謂以卑事尊上下之儀有度以辨貴賤之等故云以
儀辨等也民知上下之節不敢踰越故云則民不越也。六
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俗謂人之生處習學不同若變其
舊俗則民不安而為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
為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
亂故云以刑教中則民不亂也。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

息者民有厄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懈怠也。九曰以度
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
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為足故云則民知足也
十曰以甘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父祖所為之業子孫述而
行之不失本職故云以甘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也。十有一
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謹慎矜
矜於善德以求榮寵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也。十有二
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者庸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
興其功業故云則民興功也。此十二教以重急者為先輕緩
者為後。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至九
儀。釋曰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者是黨正飲酒皆以正齒位飲酒
其鄉射是州長射禮鄉飲酒是黨正飲酒皆以正齒位飲酒
為敬讓之事故知陽禮是二事若然鄉中有鄉射鄉飲酒以
其州長黨正皆屬於鄉大夫或鄉大夫所居州黨故雖州長
射黨正飲酒亦號曰鄉也云陰禮謂男女之禮者以其言陰
又云不怨者此約雄雉詩序文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不曠
注云不怨者此約雄雉詩序文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不曠
女怨而望其君子此經直云不怨據女而言文不具顯故鄭
兼言曠也若然彼詩據舊成夫婦此文據配合得時時雖不

同若失時然曠不異故引為證也云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
生子伏之屬者案易乾鑿度云不易也者其位天在上地在下
也仍有天地不易不言故云之屬以兼之也云俗謂土地所
生習也者謂若下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居喪之禮哭
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而審行之是其故俗所習也云偷謂
朝不謀夕者案春秋左氏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
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又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穎館於洛納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為魚
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
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
之者以此而言之鄭似依昭元年傳也云恤謂災危相憂民
有凶患憂之則不懈怠者災危凶憂謂若遭水旱之災歲凶
年穀不登有無相濟是其相憂令不懈怠也云度謂宮室車
服之制者謂若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及侯伯子男已下各依命數是其制度也云世事謂士農工
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者案齊語

云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
亂昔聖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
野又云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
子恒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世事也云慎德謂矜其善
德勸為善者民能矜矜然求其善德又相勸為善也云庸功
也者此經云以庸制祿司士云以功詔祿庸即功其理同也
云故書儀或為義社子春讀為儀者不從故
書讀從大宗伯九儀一命至九命作伯也
以上宜之

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
害以阜人八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土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皇
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相息
亮反注同毓音疏以土至土事。釋曰云以土宜之法辨
育分扶問反疏以土至土之名物者十二土各有所宜
不同所出之物及名皆異故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
名物也云以相民宅者謂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視民居
使之得所也云而知其利害者十二土之中利處居之害處
遠之以阜盛人八民以蕃息鳥獸以毓生草木者皆由知利害

使之然也云以在土事者辨十有二土任人性居之。注十
二至所能。釋曰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
宜也者案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注云星土星所主土
也又云大界則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
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才
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
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
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如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
二土王公之所國又周語伶鳩云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
又云歲之所在則我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
各有所宜也若然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七十三國皆
依附十二邦以繫十二次若吳越同次之類也凡繫星之法
皆因王者所命屬焉故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有疾鄭公孫僑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不咸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以故辰為商星遷實
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又云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又襄九年晉士弱云陶唐氏之火
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皆先王命

祀之法也案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土應列星之位注云若
角亢為鄭房心為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為附庸若然
附庸不繫星其餘皆繫星也又云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
者地之所生出物不同民之所資事業有異謂若居山者利
其金玉錫石禽獸材木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
其田蠶是其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而居之也 辨十

有一一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也壤亦土

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上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
言壤壤和緩之貌詩云樹之榛栗又曰我藝黍稷猶蒔也
○種章勇反榛則疏辨十至樹藝。釋曰此十二壤即上

人反蒔時至反疏辨十至樹藝。釋曰此十二壤即上
其種殖所宜故變其文云辨十二壤之物者分別物之所生
而知其所殖之種遂即以教民春稼秋穡以樹其木以藝其

黍稷也。注壤亦至蒔也。釋曰上經既欲居民不必皆須
樹藝故云土取萬物自生為名此經據樹藝而言故變云壤
取和緩為義故鄭云變言耳詩云樹之榛栗是定之方中詩
引之證經樹是植木又曰我藝黍稷是楚茨之詩引之證經

藝是黍稷也 以上均之瀛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

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

下之政均平也五物九職也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

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疏以土至之政釋曰以土均之

等是也云九等者據五地之內分為九等之地駢剛赤緹之

屬其種所宜不同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與下為目也以作民職者

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貢者地貢即九職之稅也云

民有職業乃可稅之云以令地貢者地貢即九職之稅也云

以斂財賦者斂財即大宰九賦斂財賄一也既言財又別言

賦者欲見財既為九賦斂財賦中又兼有軍賦故財賦殊言

之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大司徒以法均齊之天下皆使依

法故云均齊天下之政也注均平至軍賦釋曰九等知

是駢剛之屬者但地或云十等或云五地或云十二土皆無

云九等者案草人職云駢剛赤緹之屬解之云地貢貢地所

宜糞種之法故鄭以駢剛赤緹之屬解之云地貢貢地所

謂九穀者案大宰以九職即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云財

經云以作民職為九職即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云財

謂泉穀者案大宰以九職即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云財

泉穀當賦泉之數也云賦謂九賦及軍賦者以經云財賦不

得為一事解之今鄭以賦為軍賦者則賦中兼軍賦謂甲士

三人步卒七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

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圭所以致四時

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為求鄭司

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

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之

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

亥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

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

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

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

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尺深尺鳩反

景如字本或作影非下及注同度待洛反下同近附近之近

下同遠日千萬疏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

反跌待結反

疏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

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
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
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
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
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
暑者據中表之南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
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
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
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為近北是其景長多
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
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亦晝
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為中
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為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
時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
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兩屬東方
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為木妻木為金妻從妻所
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故此東方多風西
方多陰陰即雨也○注土圭至一丈釋曰案馮相氏云冬夏
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記云土圭尺

有五寸以致凡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
度不知廣深故曰測者廣深喻遠近以經云測土深故鄭云
廣深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者先鄭據經
云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土圭測度之先鄭又云日南謂
立表處大南近日云云先鄭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
表為近日北表為遠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以東表為近日
西表為遠日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者於晝漏半東表日跌
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晝漏半西
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立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
審其南北者後鄭釋景長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
為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止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
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
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云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更云
是地於日為近南已下者先鄭云近日遠日恐人以爲南方
東方地高為近日北方地為遠日有此地高下之嫌
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取云是地於日為近北於日為近東
於日為近西四方之表皆去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處其
地於天下之日為近南為近北為近西也云如是則
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對下經地中是
陰陽風雨和會為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者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為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日至樹入尺之表日申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 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

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樹之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

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入

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疏日至至樹之○釋以上經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

也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配合萬物乃生故樂記云天

地訢合是也四時之所交也者即尚書所云宅南交孔云言

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則秋與夏交冬與秋交春與冬交

可知故云四時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者風雨所至會合人

心謂若禮器云饗帝於郊風雨寒暑時是也陰陽之所和也

者謂若昭四年左氏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其陰陽

和也然則百物阜安者總結上句所合已下然尤如是阜盛

也如是四事得所則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國焉者建立也於

此盛安之處乃立王之國城焉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

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國城面各五百里制畿界而封樹之者

於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為封封上樹木以為

阻固故云而封樹之○注景尺至為然○釋曰云景尺有五

寸者欲釋經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萬五千

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

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者考靈耀文言

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

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

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

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

半之得地之中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者鄭注

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一寸為正不言象日月之大者略不言之矣云一寸為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入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門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二億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廣雅云天圖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一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鄭司農云潁川陽城地為然者潁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故云地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內若然武王已遷鼎於洛欲以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雖定鼎詁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審慎

故案書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建侯衛者在尚書康誥封康叔是也案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間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又案召誥惟三月丙午黜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之若然洛邑在攝政四年初為基止至五年乃正營之也凡

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

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

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其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

半其山川土地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
錫之山川土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
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
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
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
經家說合耳立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
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
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
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
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
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
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
言得兼此一等矣疆居良反下同顯之宣反與音榆率音
律又音類後注同正之音征去也凡建至之一釋曰上經
字如字一音茲爲其于偽反去也既陳天子之國并畿內千
里此經說諸侯邦國故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土猶度
也以上土圭度其地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
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
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減四分則四百里封侯

減三分則三百里封伯減二分則二百里封子減一分則一
百里封男是土其地之法而制其域者自上公五百里已下
境界皆有營域封圻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者言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食其半云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謂三分之一天子
食其一分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者亦
與侯同云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參之三者謂得
之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故云其食者四之一其天子所
食者皆謂諸侯市取美物以貢天子即大宰九貢是也其公
之稅有半侯伯有三之二子男有四之三皆自入充國家畜
積禮俗喪紀之用也注土其至等矣釋曰土其地猶言
度其地者案上經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測猶度也此經云以
土圭土其地以土正當測處故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司
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者司農意案上經天子度取土
中此封諸侯但正四方而已不求土中故云但爲正四方謂
五百里四百里之等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
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者司農意以經云其
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故云其食
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
之一亦然也先鄭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分之三分

人天子一分自食司農之義於經文雖似通若然則大國貢
輕次國小國貢重非字小之法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引
頌曰錫之山川已下至社稷之臣此司農之意上公已下
有附庸魯雖侯爵受五百里之國明堂位云七百里者五百
里外並是附庸即公五百里者亦半為附庸故上注云其
皆附庸是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司農之意見孟子何
休之徒言周之制無五百里四百里國魯國唯有一百里而
已故破諸家據魯頌論語非七十里之所能容也云然則方
五百里四百里與魯頌論語合亦是破諸家之意云諸男食者
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司農意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
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謂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所食者唯
有五十里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五經家謂若張苞
何休孟子等皆以為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
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
合故直舉男地而言立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上均
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者案下土均云均地貢均即此所均
征稅邦國地貢輕重是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
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

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者以易而不耕
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
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
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
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況義耳云必足
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後鄭意釋公國貢半
已下漸少之意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
俗喪紀及畜積之用故以半為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
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一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為餘
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一乃足其國
亦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注雖不言畜積但言足其國明畜
積在中乃得云足故王制云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是也云
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矣者度支經用似國家喪紀所
用餘為司農穀矣者入天子故據漢法以況之云大國貢重
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謂若四之一是也字愛也謂愛
小國之法若然三之一者是不輕不重後鄭言此者破先鄭
其食者四之一三分貢與天子三之一者二分貢與天子非
字小之法又見采地之稅四之一一分貢與天子故不從先
鄭之義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案王
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為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為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云為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取間田為附庸以為祿也云公無附庸者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者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云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同云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云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以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進則取焉謂為間田併言之矣王制一州之內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為附庸問田併言之矣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魯雖為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故明堂位云地方七百里鄭云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又云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為四同故云附

庸二十四言周公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為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為附庸今皆名附庸為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周而言三耳自餘五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

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常証反復扶疏國凡造至百畝釋曰上言王畿及諸侯邦又反下同

都鄙制其地域者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
 任疆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
 也云而封溝之者謂三等采地四境界上皆有溝封而樹之
 以爲阻固云以其室數制之者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
 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之等是也
 云不易之地家百畝者此謂上地年佃之故家百畝云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者謂年佃百畝廢百畝云再易之地家
 三百畝者以其地薄年年佃百畝廢二百畝云再易乃徧
 故云再易也。注都鄙至百畝。釋曰言都鄙王子弟公卿
 大夫采地者公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公卿
 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公卿
 同在家邑故摠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云其界曰
 都鄙所居也者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
 境即是其界曰都又引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縣內疑是夏時故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案殷周皆稱畿內王制云
 縣內疑是夏時故云此蓋夏時采地之數也云周未聞矣者
 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注云入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
 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入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

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即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
 以無正文故疑焉或未可聞其大國次國小國各有畿國故
 云未聞其實摠數則聞之矣云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者
 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
 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乎祭仲
 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
 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
 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
 而立矣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是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
 見傳異也案立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
 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
 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統鄭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
 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
 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
 引之者直取鄙所居爲義也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
 謂文取而義不取也云城郭之宅曰室又引詩者是七月詩
 取證室在城內於其室數制城外井邑又云制之謂制丘甸
 之屬者案下小司徒云四井爲邑以至丘甸縣都是也又引
 王制者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外內多少必參相得之事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

地灋而待政令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

也領職事者分命使各為疏注分地至之事釋曰分地

其所職之事莫劉音定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上經

既授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

宜九職則大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

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之類是也云定地守謂衡麓虞侯

之屬者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

之荏蒹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注云衡麓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之不

共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其不與民同鄭

引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此地官唯非其不與民同鄭

謂九職所稅也者此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

其九職任之九稅斂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

木則稅草木之類是也云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

事者分命之言案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隅夷申命羲叔宅

南郊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此謂頒職事

亦是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

之專典田之官各有所掌日散利二日薄征三日緩刑四日弛力五日

舍禁六日去幾七日省禮八日殺哀九日蕃

樂十日多昏十有一日索鬼神十有二日除

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

也書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

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

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

也杜子春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立謂去幾去

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書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

弛式氏反舍音捨殺所界反徐所例反注同蕃方袁反

疏職以荒至盜賊釋曰言以荒政十有二者上經見分地

二條以聚萬民使不離散一日散利者謂豐時聚之荒時散

之積而能散使民利益故云一日散利二日薄征者薄輕也

征稅也謂輕其稅三日緩刑者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四曰弛力者弛放其力役之事五日舍禁者山澤所遮禁者舍去其禁使民取蔬食六曰去幾者幾謂阿禁謂關市去稅而幾之七日皆禮者謂吉禮之中皆其禮數八曰殺哀者謂凶禮之中殺其禮數九曰蕃樂者蕃謂閉藏樂器而不作十日多昏者謂凶荒殺禮昏者多十有一曰索鬼神者謂凶荒殺禮而禱祈之十有二曰除盜賊者凶年盜賊多急其刑以除之○注荒凶至凶禮○釋曰下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即此一荒也故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者年穀不熟而民飢故設政教以救之故云救飢之政十有二品謂豐時斂之凶時散之其民無者從公貸之或為種子或為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為散據民往取為貸故云散利貸種食云薄征輕租稅也者案司稼云巡野觀稼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是輕租稅也云弛力息繇役也者案均人云豐年則公均用三日中年則公均用二日無年則公均用一日此云弛力謂人食不能二圃之歲則移民就穀無力役之事故均人又云凶札則無力政財賦是也云去幾關市不幾者此後鄭不從以其雖凶年猶幾呵但去稅而已云皆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

則後鄭不從者掌客所云凶荒殺禮其總目語無所指斥故鄭以為皆吉禮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者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為昏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是求廢祀而修之求廢祀而修之即雲漢之詩靡神不舉是也連引靡愛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案左氏莊二十五年傳云天災有幣無牲此詩云靡愛斯牲者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即有牲體故云靡愛斯牲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者上文既言緩刑其餘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為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杜子春云讀蕃樂為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經云蕃者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藩是藩閉之字案大司樂云大因大葢今弛縣注云弛釋下之若令休兵鼓之為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之去樂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此云藩樂謂閉藏樂器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互見其義玄謂去幾去其

稅耳者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直去其稅猶幾之者案
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云舍
禁若公無禁利者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
于戲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輪積聚以貸自公以
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
與民共是也云管禮謂殺禮也云殺禮後鄭之意凶荒
殺禮是摠目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管禮專是吉禮也案襄公二十
四有殺哀與管禮相對故知管禮專是吉禮也案襄公二十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不升謂之饑大侵即大饑一也又案廩人云人食四鬴上
也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不
能人二鬴之歲即是大饑年也此云荒政者亦據大凶年為
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既據大饑猶云薄征者此
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此鄭云
荒凶年則荒與凶一也案大司樂大札六荒大凶荒凶則亂
其實凶荒是一故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是凶荒不異司農
凶荒別文者以凶為凶年以荒為禮哀凶札是凶荒不異司農
荒亂兼見斯義故凶荒別文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

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

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之屬振

窮拊捄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

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少詩照反拊音拯捄音救本亦

作拯救矜古頑反疏以保至安富釋曰止經既陳凶荒

瘞音隆卒子忽反云以保息六養萬民者民不安即不得蕃息安則蕃息保安

也民使蕃息有六條以養萬民故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也

保息至專取釋曰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皆

越語范蠡欲速報吳為此權禮使國民衆多故令國人壯者

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

司農疏卷二

幼之事也云養老七十養於鄉者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已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云五十異糧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粱故云異糧云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鄭依此而言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故曰振窮云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者案旅師云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其恤貧之法故云無財業稟貸之云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不第卒者漢時癘病不可給事不第計以爲士卒若今癘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謂不爲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殘疾者也是其寬饒疾病之法云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者言繇役均平又不專取則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宮者安故云安富也

室一曰族墳墓二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

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媿音美聯疏以上經陳養萬民之法此經說安民庶之道以本俗六安民者本舊也不依舊俗制立制度民心不安若依舊俗民心乃安故以本俗六條以安民也。注本猶至獨異。釋曰云謂約棟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者此斯干美宣王之詩也案彼詩云約之閣閣約謂搗土椽之橐橐椽謂築之橐橐用力是其約棟攻堅攸所也能使風雨所除宇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媿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攻堅解之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案左氏傳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是一故云族猶類也經云族墳墓是死相迫明生時居住相近可知故鄭云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也云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者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存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昏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

昏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為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為兄弟故
曾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云師儒鄉
里教以道藝者以其鄉立序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
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連師儒也
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故云教以道藝也云同師曰朋
同志曰友者案學而云有朋自遠方來是朋者在學之稱此
友與朋連文則亦是在學之稱且此朋友之文復在師儒之
下但朋疏而多友親而少故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此朋友
據在學案尚書秦誓武王我友邦冢君是謂諸侯為友洛誥
云孺子其朋謂羣臣為朋朋友之友所施廣矣鄭君皆望文
為義是以所注不同也云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
獨異者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
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並皆齊等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
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
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

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
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縣音玄

注同挾疏 正月至治民。釋曰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
于協反疏 一日也始和者從十二教已下於此月之時始

調和也政教皆有故法依舊而行之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
其實不改造也始以對終對下縣之是在建寅之月為終也
云布教于邦國都鄙者於此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即布於
邦國諸侯及畿內二鄙公卿大夫等云乃縣教象之法於象
魏者言乃者緩辭是建寅之月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闕上
云使萬民觀教象者謂使萬民來就雉門象魏之處觀教象
文書使知一年教法云挾日而斂之者縣之從甲至甲為挾
日而後斂藏之於明堂月月乃更受而行之謂之聽朔者也
云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者案大宰六典八法入則之等正
月前陳之正月之下不復言施法於邦國都鄙則亦含上數事可
不復言所施且直言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亦含上數事可
知云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
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注正月至縣焉。釋
曰言正月朔日者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
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吉者月朔也故云正月之吉周
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王教者案大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
天下此不言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
又書教法而縣焉者釋經乃縣是正歲縣之必知縣在正歲

者亦取義於小司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在也

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賜當為糾謂糾其

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

千五百家。比毗志反下疏令五至相賓。釋曰此經說同賜音周足劉子喻反

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

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

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

下大夫為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賜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州長

民有禮物不備使賜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

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注此所至百

家。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賜

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

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

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

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

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

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在也

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賜當為糾謂糾其

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

千五百家。比毗志反下疏令五至相賓。釋曰此經說同賜音周足劉子喻反

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

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

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

下大夫為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賜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州長

民有禮物不備使賜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

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注此所至百

家。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賜

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

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

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

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

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

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在也

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賜當為糾謂糾其

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

千五百家。比毗志反下疏令五至相賓。釋曰此經說同賜音周足劉子喻反

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

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

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

下大夫為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賜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州長

民有禮物不備使賜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

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注此所至百

家。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賜

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

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

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

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

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

屬而觀教法之象故知縣在正歲也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在也

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賜當為糾謂糾其

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

千五百家。比毗志反下疏令五至相賓。釋曰此經說同賜音周足劉子喻反

第家數各立其官長教勸於民大司徒主六鄉故令六鄉之內使五家為一比則有下士為比長主之使五家相保不為

罪過五比為閭者二十五家為一閭立中士為閭胥使之相受者閭胥使二十五家有宅舍破損者受寄託四閭為族使之

之相葬者百家立一上士為族師使百家之內有葬者使之相助益故云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者五百家立一

下大夫為黨正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故云使之相救五

黨為州使之相賜者二千五百家為州立一中大夫為州長

民有禮物不備使賜給之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者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立一六命卿為鄉大夫鄉內之民有賢行者則行

鄉飲酒之禮賓客之舉貢也故云使之相賓。注此所至百

家。釋曰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此經相保相受相救相賜

相賓等皆是民間之事故云所以勸民也云使之者皆謂立

其長而教令使之者民不獨治必須君長故云皆謂立其

而教令使之立長謂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杜子春云當

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案比長職云五

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

稽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日飭材

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

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稼穡

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

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

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

材生材謂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

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立疏頌職

謂生材養竹木者飭音勅注同賈音古間音閑至服

事釋曰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頌下民之職事十有

二條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成萬民此經不言鄉

遂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主鄉遂公邑頌之可知云

一曰稼穡已下至八曰斂材已上即大宰九職中八者是也

大宰既掌之此又重掌者以大宰尊官揔知其數此司徒是

主民之官親自頌行義各有異也云一曰稼穡者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二曰樹藝者樹謂植木謂若樹之榛栗藝謂種黍

稷謂若藝麻如之何我藝黍稷之類是也案大宰有九職此

八曰斂材已上與大宰同太宰有九此唯八者太宰言任萬

民隨意所云故有九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司徒云

頌職事不可頌之使民轉移執事故闕之唯有八也九曰生

材已下加此四事者以其司徒主民此四事者是民之事業

及學問故別增之也注鄭司至木者釋曰鄭司農云稼

稽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此已下至聚斂疏材皆與太宰同

但文有詳略其言異耳九穀須稼穡故變言稼穡耳樹藝與

園圃毓草木者同草木須樹藝故亦變言樹藝耳云作材謂

虞衡作山澤之材者此文有詳略耳云阜蕃謂藪牧養蕃鳥

獸者但養蕃不言阜此言阜字者欲見非直蕃息又使阜盛

云斂材謂百工斂化入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云通財謂商

賈阜通貨賄者貨賄即財也亦文有詳略耳云斂材謂臣妾

聚斂疏材者此亦文有詳略耳此八者之義以具釋於太宰

之意此亦不復重言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司農

生財也但周公制禮太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頌職事不可頌

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以為養竹木解之云學藝謂

學道藝者案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以藝

中兼有道也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案管子

書云工之子恒為工士之子恒為士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

恒為農

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總麻之內也云姻親於外親知姻是親於外親者上云睦施於九族明此姻是親於外親也左傳云十踰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族是也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者恤訓為憂振訓為救故知恤振憂貧者也云禮五禮之義自此已下至九數皆取義於保氏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注云五禮者之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之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夔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并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彼注又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此經直陳六藝保氏各有其數故注保氏其釋之注此直取保氏經以釋之五禮言義者以其吉凶之等各有其義樂言歌舞者以其作樂時有升歌下舞射言法者以其有升降揖讓之法御言節者四馬六轡有進退之節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多少算計各逐義強生稱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

亂民之刑

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詭言惑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農云

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疏以鄉至之刑釋曰上設三物教相憂弟音憐注同疏萬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故言以鄉八刑糾萬民也云一曰不孝之刑者有不孝於

父母者則刑之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深塞逆源此乃禮之通教二曰不睦之刑者不相親睦亦刑之三曰不婣之刑者

不親兼戒凡品故不孝有刑也於外親亦刑之四曰不弟之刑者謂不敬師長亦刑之五曰不任之刑者謂不信任於朋

友亦刑之六曰不恤之刑者謂見災危而不憂恤亦刑之七曰造言之刑者有造浮偽之言者亦刑之八曰亂民之刑者

謂執左道亂政則刑之注糾猶至相憂釋曰云糾猶割察也者謂察取鄉中八種之過斷割其罪云不弟不敬師長

者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姻之上此變言弟退

在睦姻之下者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兼施於師長
故退在睦姻之下云造言訛言惑眾者案王制行偽而堅言
偽而辨與此造言一也是訛言惑眾也云亂民亂名改作執
左道以亂政也者亂名已下皆王制文案彼注亂名改作謂
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並是亂政
之民也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
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德爲在身不施
於物六藝亦是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
是施之於人故禁其惡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
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謂吉凶**疏**以五至之中釋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
賓軍嘉**疏**之中者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僞故以禮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使得中正也注禮所至軍嘉釋曰
禮者辨尊卑別貴賤皆有上下之宜不得奢侈僭僞故云禮
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也使其行得中者上不逼下下不僭上
得其中正是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者春官大宗
伯文
以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樂所以蕩正
民之情思使

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請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
武○思悉吏反應應對之應招上朝反本亦作韶濩音護本
亦作**疏**以六至之和○釋曰案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
護萬民之情而教之使應和也○注樂所至大武○釋曰案樂
記云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
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雲門已下皆
大司樂文至彼具釋案前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不覆申射
御書數而獨申禮樂二事但化民以禮樂爲急故樂記云心
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
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其致禮樂以治內外之急也又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禮樂爲化民之急也故特言禮樂耳
口萬民之不服教而

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

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服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

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
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

曰士榮為大士或謂歸于園土園土謂獄也獄城園。治直
更反注及下正治并注同斷了亂反注同厭於涉反或於驗
反疏凡萬至于士。釋曰以上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戾服
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時恐其獄訟
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等斷之
○注不服至城園。釋曰云不服教不戾服於十二教貪冒
者也者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戾服於十二
教即是貪冒之人也戾有二種有疎戾有戾戾謂若祭
禮有陰狀之類是也此言不戾服十二教者謂不戾服行
十二教也又云爭罪曰獄爭則曰訟者案秋官大司寇云以
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為爭罪訟為爭
財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為獄其義具在秋官釋之云有
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者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
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云附麗
也者案秋官云麗於法案尚書呂刑越茲麗刑故以附為麗
云士司寇士師之屬者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並主
獄訟之事故云士師之屬也司農云春秋傳曰者魯公二十
八年衛侯出奔及其反國誤射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衛侯
與元咺訟晉使士榮為大士而聽斷之引此者欲見有獄必

有訟有訟者不必有獄故彼是爭罪之事而言衛侯與元咺
訟云或謂歸於園土園土謂獄也者司農之意此經士或為
土字因即解士為園土園土即獄也云獄城園者
更解園土之意園土之義具在秋官司園職也

奉牛牲羞其肆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

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肆託歷疏祀五至其肆。○
反注肆解肆去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

者謂五時迎氣於四郊及摠享五帝於明堂即大司徒奉牛
牲又云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

神坐前。注牛能至去蹄。釋曰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
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司徒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

體也者骨體肩脊脊之屬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
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故云

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為適音讀
之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

喪禮曰特豚四鬣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
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鬣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
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殺當彼鬣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為肆
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彼注云腥

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彼注云腥

其鉏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祭祀之法先
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宰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
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
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
豚解次體解禮
運所云者是也**享先王亦如之疏**曰享先王不辨祭
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
如上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
同**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
賓**疏**大賓至委積○釋曰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卿大夫
客聘稱客彼對文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唯
據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遣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道塗及委積
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注令至賓客○釋曰令令遣
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積者案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
積故知**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
義然也○**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
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緇○引如字又音脣緇音弗

大喪至政令○釋曰大喪謂王喪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帥六
鄉之衆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廣而治其政令者大
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注衆庶至六緇○釋曰云衆庶所
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進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
之役故云所致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
遂主六緇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
令及葬帥而屬六練在棺曰緇見繩**大軍旅大田役以**
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主文以見義也

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也
徵衆刻日樹旗

期於**疏**大軍至政令○釋曰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
其下**疏**六鄉之衆故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司徒
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至其下○釋曰案
司常云熊虎爲旗故鄭云旗畫熊虎者也云徵衆刻日樹旗
期於其下者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衆庶預刻
集日至于日樹旗期民於其下衆皆至弊旗誅後至者也**若**

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
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疏**若國至天下○釋
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

大故是非常之事故言若也則致萬民於王門者以待任用故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大故之時恐有姦寇節者用為行道之信故無節者不行於天下所以防姦私也注大故至姦私釋曰言大故知是王崩及寇兵者下經別云大荒大札故知大故中有王崩寇兵二事也云節六節者為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財用璽節道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路用旂節也

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荒大凶年也 大札大疫病也 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 大荒至緩刑釋曰大荒謂粟於蔡是也札側入反 大凶年大札謂大疫病則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兩事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舍禁者謂山澤之內舊遮禁不聽人入者今皆舍而不禁容民取蔬食也弛力者謂弛力役之事薄征者若據大荒則全無征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有征稅案司稼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也緩刑者謂有刑罰寬而放之注大荒至是也釋曰大荒大凶年也者謂若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言大者穀梁云五穀

不熟謂之大侵與此一也大札大疫病也者謂若左氏傳云天昏札瘥云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者釋經通財也又引春秋定五年夏輸粟於蔡是也者案彼傳定四年楚瓦伐蔡五年夏歸粟於蔡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也 歲終自周季冬之義 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 疏 歲終則令教官者其簿上時掌反簿籍戶反注同 疏 歲終則令教官者其屬六十官也云正治而致事者謂正治理其文書不得濫失以為公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注 疏 歲終至計簿釋曰知歲終是周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歲始明此致事之時亦是周之歲終云致事上其計簿者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 正歲令于熬官曰各共爾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歲夏正月朔日 疏 正歲至常刑釋曰正歲令于教官者以其乃皆汝也以聽王命者聽待也其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常刑者謂二十五百條各依輕

正歲夏正月朔日 疏 正歲至常刑釋曰正歲令于教官者以其乃皆汝也以聽王命者聽待也其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常刑者謂二十五百條各依輕

重而受刑法。注正歲至朔日。釋曰周禮上下凡言正歲者皆是夏之正月又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雖不言之吉亦是朔日為始可知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

監本號定

二月十八日讀此卷

周禮注疏卷第十

知南昌府張敦仁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萊

周禮注疏卷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

大司徒

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原本亦作遠案周禮原隰字多作遠此當本作古字因注作原而改

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閩本揚作楊諸本冀改冀

水崖曰墳宋本崖作涯

下濕曰隰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濕改溼疏中準此

形狀名號監本號作貌

案職方九州皆直川案直當為有字之誤

溝爲封樹

惠按本溝下有上此脫

經直云墳壇卽壻埒

案壇亦當作墳

君南面於北墉下

浦鏜云鄉誤面案面或向之訛

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

惠按本土地作野之此非

則無后土及田土之神

闕本同誤也當從監毛本作田

其植物宜阜物

岳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闕監毛本阜皆作阜此本注及疏亦作阜釋文阜物音阜本

或作阜注同案阜俗阜字據唐石經已作阜知今本作阜者

後人依釋文改從正字也○按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草者草斗櫟實也自人用草爲艸木字乃別製阜爲草斗字岳本作

早與釋文合周禮用假借字也

其動物宜鱗物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鱗物劉本作鱗音鱗○

通作鰲本釋文也今本釋文作鱣乃譌字

其民皙而瘠

釋文皙而音錫白色也唐石經亦作皙下從白今諸本作皙下從日訛

其植物宜叢物

諸本同釋文亦出叢物二字唐石經作藂物○按藂者叢之俗字不見於說文

核物李梅之屬

宋本闕本監本同毛本核作藪爲依經所改非也嘉靖本作梅李之屬

虎豹貔獠之屬

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葉鈔釋文亦作獠監毛本作獠非疏中準此○按其

字正作离俗作獠誤作獠

理致且白如膏

宋本致誤置○按致者今之緻字

此云貉狐不言狸者

毛本同誤也當從闕監本作貉狐

臞脉瘠也

闕監毛本脉誤脉下同

土祗原隰及平地

諸本祗誤祗今改正

則民不偷

闕監本同疏中改偷爲愉毛本經作愉注及疏又偷愉錯見案釋文不愉音愉又音愉唐石經宋本

余本岳本嘉靖本皆作愉注疏本或改作愉俗字也

愉謂朝不謀夕

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毛本愉作偷監本先作偷後改愉。按此亦當是經用

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經作愉从心注作偷从人為是鄭箋山有樞云愉讀曰偷

謂鄉飲酒之禮

補鐘云鄉下脫射

六日以俗教民則民不偷者

閩監毛本作教安此誤

則民不偷偷苟且也

閩本作則民不偷當據以訂正監毛本上下皆作偷後並改為偷

將焉用樹

閩監毛本焉作安

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者

毛本耄作髦

憂之則不懈怠者

案注作則民不解怠賈本注蓋無民字

育生也

嘉靖本育作毓非惠按本亦作毓云余本仍作育。按此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

星土星所主土也

諸本主誤生今據保章氏注訂正

又周語伶周鳩云

惠按本作州鳩此誤

陶唐氏之火○正

案。誤衍

欲見財既為九賦斂財賦

閩本同監毛本斂誤故補鐘云財賄誤財賦

云測猶度也

閩監毛本同誤衍也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皆無云字

故書求為救

九經古義云救當作救古文求字說文引虞書云旁救倂功蔡邕石經般庚云器非救舊

皆以救為求

杜子春云為求

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云下有當字此脫

立表之處大東

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無處字此誤衍

案土人職云

浦鐘云玉誤土

據中表之南而言 浦鏜云南下脫表

為中表之西表而言 惠按本為作據此誤

月離於畢俾滂池 閩監毛本池作沱

云測猶度 惠按本下有也此脫

是地於日為近南云 浦鏜云下當脫一云

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取云 惠按本取作而此誤

今潁川陽城地為然 監毛本同嘉靖本潁作穎岳本閩本誤潁

風雨寒暑時是也 惠按本風雨下有節此脫

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 宋本作一千閩監毛本作三千誤盧文弨曰御覽卷

三十一亦作一千五百里

天園南北二億 浦鏜云園誤園

初為基止 閩毛本止作址監本誤址

土地附庸 宋本余本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地作田

諸男食者四之一 惠按本諸男上增諸子二字云余本無案賈疏本亦無諸子二字故云直舉男

地而言惠以意增非

其食者參之一者亦與侯同 閩本同監毛本參改三毛本誤改諸

即是其國俗喪紀及畜積之用 惠按本國下有禮此脫

不易之地家百晦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百畝云本亦作古晦字

上言王已及諸侯邦國 補閩監毛本王已作王畿此誤

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 宋本無命尸為尸之誤

先鄭伯有善於鄒公者

補闕本鄒作鄒是也監毛本作鄒亦誤

遷易東周畿內

惠校本易作居此誤

宅南郊

案郊當作交

七日肯禮

唐石經諸本同監毛本肯誤肯閩本誤肯注及疏準此

救飢之政

嘉靖本飢作饑此非。按依說文則饑年字當以幾飢餓字作飢

飢饉則盜賊多

宋本嘉靖本飢作饑當據以訂正

卽此一荒也

浦鏗云一荒當誤倒非

若令休兵鼓之爲

惠校本令作今此誤

案大司樂大札大荒大凶荒凶則亂

惠校本作凶荒別者此作則亂誤也

案大司樂無大荒

司農凶荒別文者

案農當爲樂字之誤

若今癰不可事不筭卒

宋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疏同葉鈔釋文癰作瘡

若今廢疾者也

漢制考作癰疾。按漢制考是也經典廢字多爲淺人改作廢

三日聯兄弟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聯兄弟一本作聚兄弟案注云聯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鄭訓聯於兄弟上則作聚者非

各有攸字

宋本字作芋蓋依今本毛詩改非

連猶合也

宋本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連作聯依經改注非也疏中同。按亦段玉裁經用古字注

用今字之證

兄弟皆有外邦

浦鏗云在他誤有外。按此惟在誤有耳

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

閩監毛本作昏姻

鄉閭子弟皆相連合 毛本連改聯

案尚書泰誓武王云 此本武字係刻擠

司徒以布五教 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王教此本疏中引注亦作王教當據以訂正

二曰樹藝 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藝作藝注及疏準此。按唐人之例樹藝如此作道藝六

藝如此作

謂園圃毓草木 閩監毛本同宋本作謂園圃育草木嘉靖本毓作育惠按本亦作圃育云互注本余

本作圃毓。按毓育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也

藝謂種黍稷 案此藝字亦當作藝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毛本誤職事據監本訂正自八曰斂財起至下節疏

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止此本及閩本缺一頁今據監毛本補按

云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者 監本藪誤數據毛本正

恤振憂貧者 宋本振下有於蓋因上誤衍惠按本亦有誤字云互注本余本無

此並鄉大夫職又 浦鏜云文誤又

非直甘肴先奉 閩監毛本肴作穀

喻父母於道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喻作諭

方程贏不足 閩監毛本同惠按本贏作羸

故注保氏其釋之 浦鏜云其當具字誤

亂民亂名改作 諸本同惠按本名一作民云互注本余本作名

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止作正誤

故云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也 惠按本毛本同閩監本止誤正

皆大司樂文

毛本誤大司徒

不厭服於十二教

此本疏中引注厭作獸又賈疏有嫌獸

鄭注作獸也。按依說文獸字皆作古獸字是賈氏所據

厭服則其字當从厂其音當於輒切釋文不作音疏也

此經士或為士字

監毛本土誤土閩本土亦誤士九經

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馴浴士

乎高誘曰士當為土周物數亦以士為士

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

閩本同監毛本坐改座俗字

此云殺當彼鷄也

惠按本殺作肆此誤閩監毛本作解亦非盧文昭曰通考作肆

卽言羞其肆

惠按本言作云

挽柩鄉廣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鄉壙

進取一千人致之

惠按本進作唯此誤

主文以見義也

浦鏜云互誤主

防姦私

宋本嘉靖本姦作姦。按姦者姦之俗字

云節六節者為掌節

惠按本為作案此誤

舍禁弛力

毛本舍誤舍

歲終自周季冬也

浦鏜云是誤自盧文昭曰自疑目案自當為者之誤

周禮注疏卷十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

禁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癰病也

施當為弛○比毗志反注下皆同施式氏反

疏小司徒至

徒又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皆是

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人民之數云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者
辨猶別也謂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合科役者科役之云凡征
役之施舍者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
科役故言弛也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宗族祭
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為族使
之相葬之等禁令者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注
稽猶至為弛。釋曰夫家猶言男女者夫是丈夫則男也春
秋傳曰云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鄭司農云
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
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玄
謂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
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
鄙其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
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云貴謂為卿大
夫賤謂士獨此賤為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
夫賤謂士獨此賤為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
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
幼廢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為販賣者解
之云施當為弛者周禮上下但言為乃頒比澮于六
地舍者皆經為施字鄭皆破從弛。

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猶定也眾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
數若今四時言事。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疏乃頒至

釋曰言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者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為
伍五伍為兩是也六鄉大夫皆六命卿為之小司徒為校比

之法頒與六鄉大夫又云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者
眾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

挽行又辨其物者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
其數人小司徒以施政教者小司徒所施政教依其數而施

行之云以行徵令者以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亦據民物等
數而行之故云行徵令也。注登成也至言事。釋曰云登

成也成猶定也者人畜眾寡其數不恒家家條錄數而比之
則得成故登為成也定也云眾寡民之多少者謂六口已上

為多五日已下為少云物家中之財者經既言六畜車輦下
別云辨其物明物是家中之財云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
事者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白及二三年則大比
役簿皆在於冬代異時殊故有革別也。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

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三年一聞天道有成及至也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注大比至其簿釋曰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上經頒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眾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故鄭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鄭不言六畜車輦者文略亦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言頒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舍鄉遂也故云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者凡言比者是按比之言但五家為比者案比之法從少至多以五家為始故以比為名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者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用謂使民事之

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同捕盜賊也貢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疏乃會至貢賦遂同○卒子忽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疏釋曰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為卒五人為伍也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人為伍者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鄉出一軍六鄉選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伍者聚也五伍為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伍伍為兩兩為五人為四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卒卒為旅旅五百人也五卒為族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也在軍五族為師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軍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在軍亦五族為師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軍者在

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亦萬二千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者謂田獵役作皆是也。以比追胥者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以令貢賦者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用至遂同。○釋曰用謂使民事之者謂使人為事即軍旅田役是也。云兩二十五人已下案經五人為伍轉相增數從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數可知也。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案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為伍長領之在家間胥領一閭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云欲其恩足相恤至音聲相識言此者解因內政寄軍令之意不使異人間雜於中也。云役功力之事者鄭意欲解經文役與田不同也。云追逐寇也又引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服氏云桓公為好莊公獨不能脩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見使戎通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以追既為逐寇胥為伺捕盜賊可知云貢續婦百工之物者案

大宰九賦之貢有九此貢獨云續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貢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貢亦不及地貢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也者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摠云九賦也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滄滄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自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此各舉一邊乃均土地以稽其八民而周知其

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均卒也周猶編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

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
 強弱相半其大數。編音遍七人以上時掌反。疏乃均
 人。釋曰言乃均土地者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
 數故制上地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云均土地也云以稽其人
 民者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
 而周知其數者而周遍知其人數云上地家七人者凡給地
 有九等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云可任也
 者家三人者七人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
 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者此謂中地之中所養者
 家六人云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六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
 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
 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
 云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五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四人在強
 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注均平至大數。釋曰云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
 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者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
 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為九等計之此經
 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為一等至十人
 則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七人八人九人十人

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
 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地下地之三等故鄭云
 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
 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
 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
 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
 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書士田度山林鳩數澤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以授
 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注尚
 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申出入夫稅為九等者以九
 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為九等計之
 非是貢地之差也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
 數者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
 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鄭云其大
 也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

與追胥毋作。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疏
 凡起至竭作。釋曰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謂起民徒
 役作之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

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也，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毗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毗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卒，其餘皆為羨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小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命所以誓告之。疏。凡月至命者。釋曰：言凡用衆庶者，則上經所誓告之。鄉六鄉衆是已。民故用衆庶之時，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又聽斷其賞罰。又誅責犯命者。注：命所以誓告之。釋曰：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其誓告之事也。

凡國之十八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故謂戎事也。鄭司

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立。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疏。

凡國至餘子。○釋曰：凡國之大事者，謂有兵戎之大事，出征之時，云致民者，謂有兵戎大事於六鄉之內，發起民徒。云大

故致餘子者，謂有災寇之事，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大故之時，則致餘子與大夫使宿衛也。○注：大事至者也。○釋曰：知

大事謂戎事者，見左氏成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故云大事謂戎事也。云大故謂

災寇也者，經云：致餘子，明大故非王喪。是水火之災及其兵寇。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

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立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知義然者，以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案書

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羨。是宿衛之人，故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義。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一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

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

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

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

牧隰臯者也。豈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井，五井，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百為畝，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士

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旬繩證反，出注注同，夫仁者扶少康詩，照反，洫況。疏乃經至，逼反，為除于偽，反乘繩證反，下同。澮古外反。釋曰：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為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云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此與下為摠目云。九夫為井者，井方一里，九夫之田，四井為邑，者邑方二里，四邑為丘，者丘方四里，四丘為甸，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者，謂若大宰九職，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則九職之貢賦，謂軍賦出車徒之等云。凡稅斂之事者，采地之中，皆為井田之法。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故云稅斂之事。○注此謂至千人。○釋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

之中皆為溝洫之法此經為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云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
 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為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
 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
 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云重立國小司
 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此鄭意匠人於都鄙之中
 營造溝洫此小司徒又經之立五溝五塗之界則經丘甸縣
 都並據境界而言但此都鄙是畿內之國小司徒與匠人共
 掌之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此解經井字謂正方一
 里之內方三百步百步為一截縱亦二截橫亦二截則為九
 夫夫各百步其中為井字故云似井字因取名焉名為井田
 也云孟子曰已下至坐而定也者案孟子滕文公使大夫畢
 戰問孟子井田之法孟子對此辭孟子云經界者則此經九
 夫為井已下四縣為都以上故引以證之鄭司農云井牧者
 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司農引春秋者襄公二十
 五年楚為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衍沃謂上地下平日衍
 饒沃之地九夫為一井牧隰臯者下濕曰隰近臯澤之地司
 農之意經有井牧故引以當之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
 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家百畝有一易家
 二百畝有再易者家三百畝通率二而當一者是三家受六

夫之地是隰臯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是之
 謂井牧者此就足司農之義云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者此是哀公元年左氏傳伍員云昔過澆滅夏
 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其事也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則地以上中下為率者以為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
 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
 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
 法先古然矣春鄭言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祇於周云
 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春一井之內地有九
 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自畝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
 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之田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
 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
 有九家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者即此文乃經土地是也云
 匠人為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
 是匠人為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為
 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云邑丘之屬者之屬中含旬及
 縣都云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
 連比井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為除水害者尚書益

稷云濬吠澮距川是其從缺遂溝洫次第入澮入川故云爲除水害也云四井爲邑方三里四邑爲一方四里四邑爲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中出長轂一乘云讀如衷甸之甸者案哀十七年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數之三罪而殺之鄭依此而言也引之者證甸得爲乘之義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者欲就匠人解之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邑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邑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入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摠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

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爲一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爲一同者就匠人爲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百六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百六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百六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千九百六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更

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徒
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
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官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
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
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
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為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
為縱橫各十截為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
頭而言云終千井者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者謂之為同者取
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為同故云十終為同同方百
里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八者所計皆
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
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
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
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其職而平其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

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為邦杜
子春云當為域。政依注音征。**疏**乃分至其故。釋曰小
言分地域者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域遠近疆界辨其守者
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衡虞守之故云辨其守也施
其職者謂施民者之職平其政者天下所有征稅皆均平之
鄉遂者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
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
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
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者以其山林
川澤皆使其地之民守之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
主當云職謂九職者此經皆論地事故知職是九職任萬民
者也云政稅也者以其經文承九職之下而云平其政者即
是平九職之稅故云政稅也但經云政教之政故云政當作
征以爲征字也云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讀為凡小祭祀
域者故書云分地非其義意故子春還從域

奉牛牲羞其肆

小祭祀王亥冕所
肆託歷反

凡小祭祀

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
其肆。注小祭至所祭。釋曰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亥冕

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
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
六冕差之飾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
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
嶽故於此奉牛矣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諸
牲不言絺冕矣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侯之使臣
使所疏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賓客諸侯
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
大司徒注令遺人此雖無注亦與彼同大軍旅帥其
衆庶帥帥而致疏注帥帥至司徒釋曰案大司徒職
其衆庶者小司徒於六鄉之內小軍旅巡役治其政
帥其衆庶致與大司徒可知小軍旅巡役治其政
令巡行之疏小軍至政令釋曰案大司
庶之政令故此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注巡役至
行之釋曰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
此經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大喪帥邦役
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治其政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窆彼驗疏大喪至

釋曰云大喪者謂王喪帥邦役者邦國也帥領國民謂六鄉
衆庶役使之事因即治其政教。注喪役至復土。釋曰鄭
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
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謂葬時
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皆碑挽引
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
以爲丘陵故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
云復土也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
封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
國社侯勝國之社皆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
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注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
對樹以爲阻固也注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
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以内六服爲中國其外更言夷
鎮蕃三服爲夷狄王畿四面皆有此凡民訟以地比正
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謂九畿凡民訟以地比正
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地訟以圖正之地訟爭
正斷其訟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地訟以圖正之地訟爭
司農疏卷十一

圖謂邦疏凡民至圖正之。釋曰民訟六鄉之民有爭訟

國本圖疏之專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

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至本圖。釋曰言地訟

爭疆界者謂民於疆界之上橫相侵削者也。圖謂邦國本圖

者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時即有地圖。歲終則攷其

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疏歲

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事之計。治直疏歲

至誅賞。釋曰歲終者謂周之歲終建亥之月則考其屬官

之治成者屬官請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

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注治成治

事之計。釋曰知治成是治事之計者案宰夫職歲計言會

月計言要日計言成故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疏

知此成是治事之計也。釋曰云令羣吏正要會者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

之時正要會而致事者上經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

是月計歲計摠為簿書而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

其功狀以待考也。正歲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疏

正歲至邦治。釋曰大司徒以正月之吉始和十二教之等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於正歲懸教象之

徑比字之當有令字費君時已脫此字

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疏

正歲至邦治。釋曰大司徒以正月之吉始和十二教之等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於正歲懸教象之

時率其六十官之屬於雉門之外而觀教法之象也。徇以木

鐸已下者謂觀教象之時恐衆人雜合不聽用其教而徇行

振以木鐸使靜聽之告之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言此者使

人懼而用之。又令羣吏憲禁令者謂禁人使行不為非憲謂

表懸之也。謂若小宰懸禁令文書使百官用云。修灋糾職者

謂修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治者以待國家有治則供之

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疏四郊之吏吏在

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疏者亦至政令。釋曰言及大比

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鄉四郊之吏者謂是六鄉之內比長閭胥已上布列在於四

郊云平教治者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

治文書正政事者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考夫屋者考練其
三夫為屋出地貢之時以相保任不得隱誤及其眾寡者謂
人民多少六畜兵器者謂民之資生及征伐之器以待政令
者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注四郊至相任。釋曰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遠郊之外為六遂內為
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間胥六鄉之
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者
鄉遂之內既不為井田而為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者以其溝洫雖為貢出貢之時亦三三保任以出穀
稌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為屋
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
井田之法亦入家耨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謂

平察之。治直吏疏鄉師至其治。釋曰云各掌其所治
反下六鄉之治同。鄉師之教者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
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自鄉
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
官有濫失審察之故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
鄭云聽謂平察之

眾寡辨其老幼貴賤癘疾馬牛之物辨其可
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施舍謂應復免不疏以國至獄訟。釋曰云以國比之灋
給繇役。復音福。者案小司徒職云九比之數以辨其
貴賤老幼癘疾此鄉師以小司徒國比之灋云以時稽其夫
家眾寡者謂四時稽考其夫家男女眾寡多少云辨其可任
者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與其施舍者
鄭云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即上云癘疾老幼者是也。大

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
之役要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

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疏大役至役事
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辟婢亦反。釋曰言大役
者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
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治其政令者於所帥民徒之中
政令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
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

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輦九玉反人輓音晚裡其反。○**疏**大軍至命云大軍旅者謂王行征伐云大會同者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云與其輦輦者輦駕馬所以載輜重輦所以載任器亦鄉師治之故云與其輦輦也云戮其犯命者謂徒役之中有犯教命者亦鄉師刑戮之。○注輦駕至為輦。○釋以知輦是駕馬者以其輦是人輓行故輦是駕馬可知知輦不駕牛者以其牛唯駕大車拍車等云所以載任器也者謂任使之器則司馬法所云者是也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者胡則北狄是也周曰輜輦以其載束輜重云一裡者或解以為插也或解以為鋤也鋤插亦不殊云周輦加二版二築者築者築杵也謂須築軍壘壁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以下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輓人多少前代寬質無版築輓人多後代挾劣加版築輓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即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治謂監督

疏 注治謂監督其事。○釋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

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者謂監督其真

而治役 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

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

執翻以御極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翻羽葆幢也爾

雅曰毒驕也指摩輓極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蘇桃報反

劉音毒匿音舊紼音弗翻劉音桃戚徒報反羽音雨幢直在

反行戶剛反。○**疏** 及葬至治役。○釋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

下行列同。○**疏** 向曠執纛者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却

行在極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極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

御正其極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注匠師至進退。○

釋曰匠師事官之屬者以其事官是主工匠之職此官又名匠師故知匠師事官之屬官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

徒也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

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

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

鄉師之於司徒案天官注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

考者彼據冬官亡故云未聞其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

義約之故云匠師冬官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

葬引者冬官亡雖無文以其主匠即知其葬也雜記曰升正
柩者案彼注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云諸侯執紼五百人
鄭彼注云一黨之民云四綽皆街枚者謂引之時街枚所以
止譁蹶云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謂夾柩車匠師執紼羽葆
幢此諸侯之禮引之者以天子無文引以況天子之法案彼
鄭注天子千人與言執紼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紼無羽葆
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紼是羽葆幢又引爾雅曰纛
騎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天子六紼千人輓
之執紼者柩車恐傾側執紼者指麾輓柩之役人役人治喪
者使柩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
所皆以紼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
執紼此天子禮鄉師執紼尊卑不同也

及窆執
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
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
秋傳曰日中而壙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為
涖涖謂臨視也。壙補鄧反封被驗反。**疏**及窆至匠師
窆是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
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注匠
師至視也。釋曰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案檀弓云公室視
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

紼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
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
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
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
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又云故書涖作立者於義取後鄭讀
還從涖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三禮及諸文但言窆者皆
是下棺故引春秋傳也案左氏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
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弗毀則日中而壙子
大叔請毀之子意遂不毀日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案
王制庶人懸封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皆為封字壙封及
此經窆字雖異皆是下棺之事云立讀
為涖涖謂臨視也者謂臨視匠師也

凡四時之田前
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

卒伍
田法及所當有**疏**凡四時至卒伍。釋曰言四時之田
出於州里故未田獵之前須鼓鐸旗物之器故預簡閱云修
其卒伍者謂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皆須修治預為配當。注
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

及期以司

此處當以而陳之為一句
以旗物辨鄉邑為一句
誤讀也所謂邑者謂四
甘為邑之邑非以邑之
邑故為鄉師所致以旗
物辨鄉邑者司常職所
云及國之大國贊司馬
領旗物師都建旗州甲
建旗縣師建旗是也

卿既是大夫官卿字當
為鄉師二字案序官
卿師下大夫四人若云卿
是下大夫則自相抵牾矣

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
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
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
作述屯或為營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
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為屯從屯
○斷丁亂反明為于偽反下為州長為鄉大夫為州黨同隼
雖允反旗音餘別彼疏及期至之訟○釋曰云及期謂至
列反殿都遍反下同○疏田獵之期凡云以司徒之大旗致
眾庶者鄉師為司徒致眾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言致眾庶
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陳列眾庶之時
亦植旗於行首云辨鄉邑者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眾亦
有公邑之民分別之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鄉師治其民庶政令
及刑禁等云巡其前後之屯者謂兵眾屯聚各有車徒各於
前後而巡行之而戮其犯命者但民庶之等各有一軍將教命
犯命者則戮之又云斷其爭禽之訟者田獵得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注司徒至從屯○釋曰云

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司常職云熊虎為旗此經云
司徒大旗故知司徒自致眾庶以熊虎為旗也云此又以之
明為司徒致之者此鄉師也經云以司徒大旗明用司徒大
旗故知為司徒致之也云大夫致眾庶以鳥隼之旗者案司
常陳九旗之次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射為旛雜帛為物
熊虎為旗鳥隼為旛又云孤卿建旗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既
是卿官尋常建旗在軍建熊虎旂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
旛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熊虎下可知云鄭大夫讀屯
為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
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
在後曰殿也謂前後屯兵也者屯兵則是在後曰殿者謂軍
屯車徒異部也者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是
車徒異部也云今書多為屯從屯者請故書凡四時之
之內為殿者少為屯者多以多言之宜從屯

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
田狩及正月命

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徵令有常者鄉師各於其鄉內
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注徵令至發聲○釋曰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獨言狩

者略舉冬言之云及正月命脩封疆者案月令孟春之月命脩封疆謂田之界分也云二月命雷且發聲者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之以證徵令有常者也

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阨飢乏也鄭司農云調讀為周急之周○難古

亦作艱疏以歲至施惠○釋曰以歲之困阨之時鄉師巡命施惠者言於其時以王命施布恩惠於下民也○注歲時

至之周○釋曰言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鄭知不是四時者以其難阨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為四時解之鄭

司農云調讀為周急之周者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釋曰云歲終

冬云則攷六鄉之治者謂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云以詔廢置者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其祭器

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

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問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桮

素俎楊豆軼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

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問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

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間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

相補則禮行而教成○楊善瞻反疏正歲至之器○釋曰

軼九勇反軸音逐楅音福又音逼疏正歲稽鄉器者此一

句與下為摠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

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問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問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族共喪器者百家為族族師一人主集合喪器使相共云黨共射器者五百家為黨黨正一人主集合射器以共州長之射云州共賓器者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一人主集合賓器以共卿大夫行鄉飲酒之禮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

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注吉服至教成。釋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義其於族祭醕黨祭禁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替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主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知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者簠簋者案特牲同姓用簠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況義耳云喪器者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泥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楊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楊豆兩籩無勝此不言籩無勝者文略也云輅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輅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輅軸引之者亦以泥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輅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其限故知引以泥義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問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福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長弓挾乘矢福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干福

以八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侯乏等云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有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則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卜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此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若國大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

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賢能以

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云地若國至誅賞釋且若國大
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云地比者謂三年大比之時則鄉
師考教學之官知其道藝進不云察辭者視官中之吏辭之
虛實云稽器者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云展事者謂行事
展省視之知其善惡詔告之
在上善者賞之惡者誅之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十九日讀此卷

卷第十一

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按勘記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

唐石經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調本同監毛
本灋改法非下頒比灋教灋用灋脩灋及鄉
師職準此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唐石經宋本岳本廢作廢注中同凡
與廢字與廢疾字劃然有別此作廢
非嘉靖本辨作辨亦誤唐石經宋本皆作辨也下及鄉師職
等悉準此

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祭

監毛本崇誤宗閩本作崇

皆弛舍無賦

閩本同監毛本弛改施非賈疏依注用弛

今時白役簿

惠按宋本同閩益毛本白作日是也

公追戎于濟西

此本注及疏濟皆誤齊今據諸本訂正

案大宰九賦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賦誤職

故鄭不從之

惠按本故下有後

貢祿不平

宋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貢作穀蓋依今本孟子所改

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

宋本嘉靖本毛本同疏引注亦作二萬閩監本誤一萬

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毛本於誤于

地事謂農牧衡虞也

諸本同惠按本作虞衡云余本仍作衡虞

云四井為邑方三里

浦鏜云二誤三

據稅於王者而言

惠按本作據一丘稅入於王者而言

牧則數牧以蕃鳥獸

浦鏜云數誤數

故釐三等之號以表之

釐疑舉之訛

謂施民者之職

浦鏜云者之疑之九誤案注云職謂九職也

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主當

浦鏜云當疑掌訛

杜子春云讀為域者

惠按本讀作當

帥帥而致於大司徒

浦鏜云帥帥誤帥帥

故知小功役之事

浦鏜云力役誤功役下同

皆碑挽引而下棺

浦鏜云背誤皆

謂國社侯勝國之社

浦鏜云侯下脫一社

其外更言夷鎮蕃三服為夷狄

浦鏜云言當有字誤

有功則賞之

惠按本作則賞賜之

徇以木鐸

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徇作狗訛疏及鄉師職準此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

閩監毛本懸改縣下同

云修法糾職者

閩監毛本修作脩此與經中作脩異下同

鄉師

辨其老幼貴賤癘疾馬牛之物

唐石經宋本同此職疏中亦作癘疾嘉靖本閩監毛本作廢非

掌其戒令糾禁

毛本戒誤刑

謂築作堤防城郭等

閩本同監本堤誤提毛本改隄

士虞禮所謂菹

案菹當從諸本作苴此涉上文誤

故書輦作連

禮說云古連輦通車從夫雙引為輦車從是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輦變古

從今夫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步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作連矣

及葬執纛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嘉靖本纛作纛釋文執纛桃報反葉鈔本作執纛然則作纛者非注中同

四綽皆銜枚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銜作銜惠按本疏中同

翻羽葆幢也

葉鈔釋文作幢也○按作幢是也爾雅音義引作纛羽葆幢也此可證纛卽翻古通川

銜枚所以止謹

閩監毛本跽作跽

匠師執翻羽葆幢

經義雜記曰匠人作匠師訛當改正案下引雜記同誤

又于入輓柩以持六紼

毛本于作二壞字

日中而崩

閩監毛本同宋本崩作備載音義同嘉靖本崩字土旁改刻蓋本作備釋文而崩葉鈔本作備

出田灋于州里

唐石經宋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灋改法

鄭大夫讀屯為課殿

漢讀考云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臂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為屯從屯今

注作鄭大夫讀屯誤

釋曰云及期惠按本下有者此脫

元謂前後屯兵也者首一字當衍

而調萬民之難阨釋文難古艱字本亦作艱案經當作難注當作艱

難阨飢乏也嘉靖本飢作饑當據訂正

若州黨賓射之器者嘉靖本下有也字此脫當補

執長弓挾乘矢惠按本長作張此誤

以八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監毛本八筭誤人筭士誤上闕本八

筭二字不誤

關於禮義浦鏜云儀誤義據儀禮通解續按

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惠按本作禮器此作樂誤

周禮注疏卷十一按勛記終



程